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八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坎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

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為亨義易傳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濂溪先生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唯時中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

致亨之道六五爲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爲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

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隂故宜有戒

易傳

横渠先生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教人當以次守得定不妄施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剛中之徳也○又曰禮聞取道義於人不聞取其人之身來之為言屬有道義者謂之來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

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所以為屯者險而動也蒙之所以為蒙者險而止也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稺卦之序也物稺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此蒙之所以亨也童蒙處蒙者也我所以發蒙者也一德以筮之則我一德以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蒙之時行此為利貞耳筮者問而決之也著之稱筮義蓋同此 利貞或義斷○易說

新安朱氏曰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隂之上故其徳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隂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

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本義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吉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濂溪先生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一有得字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无以字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葢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

大益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德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爲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卦辭曰利貞彖復中其義以明不止爲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爲

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述易傳

横渠先生曰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為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内是蒙昧之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 易說後 ○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夫險而不止則入於坎入於蹇不止則是安其危之類也以其知險而止也故成蒙之義方以有求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以蒙而求故能時中所

以亨也○時[一有中字]之義甚大如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者蒙何嘗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故蒙所以得亨也蒙无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之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觀蒙者時之所及則道之此是亨行時[一有中字]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則是教者之過當時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則是教者之功[一有蒙以養正聖功也是以字]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

功也孟易說○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非易得謂非時中而行禮義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爲非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葢禮亦是

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徳者以其省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語解○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正蒙

藍田呂氏曰蒙者物有所蔽而未發也是卦也主發蒙而言故曰蒙亨以發為亨也發蒙教者也蒙

學者也教者之心所施於學者皆亨道也君子之教者五所謂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有來學无往教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彼有來學之誠乃可授之以教志應也童蒙之質德性未喪特未發耳由是而養之以正不流于邪雖聖人之學不越於是故曰聖功也利貞者貞則不失其性也

廣平游氏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抱一不離此蒙

以養正之謂也夫唯抱一不離故智雖滿天地而不自慮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為付百職於衆賢而我无為焉其致功也吾不尸其事其成功也吾不處其名此聖人之功也○筮者占以決疑也占以決疑无不致誠故易以致誠以謀亦以筮言之非假布策也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若夫假爾泰筮則不可以有原也易並說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往斯陷險矣見險而能止蹇之所以為智也險在下往斯出險矣險而止卦之所以為蒙也物生必蒙則生而未失赤子之心也有亨之道焉以亨之道行則時中矣中也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居蒙之時有剛明之材唯九二而已蒙所資以為明者也六五柔順而得中童蒙之能求我者也古者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名之臣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伊尹非有求於湯

也而湯實求之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蓋志不應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則雖有諶焉而就之猶不告也况可名之乎故又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初筮誠一也再三誠不一也誠不一而告之則上下皆瀆矣瀆滋蒙也筮謂占決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作聖之功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有不知而止者

童蒙是也有无所事於知而安之者聖之事也詩曰帝謂文王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養正之謂乎志應也者非體應也誠應也彼一德而筮之則一德而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故蒙之辭皆有二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險而止蒙畏而止之者童蒙也安而止之者聖人也童言物之穉也物穉則求亨求亨有亨之道患不以亨之道行耳九二處得其中應

得其時是亨之道也我有治蒙之志童蒙有求我之志故云志應初筮告者剛中之性无二三也再三不告蓋以瀆我而亦所以瀆蒙也瀆則愈惑是以窒者不復通晦者不復光非所以治蒙也蒙之道養正則不惑而不取於二三養正不已終成聖功是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養正猶孟子言以直養而无害蓋正直皆謂天之所命也易説

漢上朱氏曰止於外不可進也險在內不可止也

險而止莫知所適蒙也此以艮坎二體言蒙也蒙者屯之反屯者物之穉故蒙而未亨有屯塞之義九二引而達之屯塞者亨矣屯九五大者亨五反為二以亨道行也蒙有可亨之理當其可亨之時而亨之使不失其中者時中也學者禁於未發而後禁則過時而弗勝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此以九二言亨也艮為少男童蒙也我者二自謂也二在下不動有剛中之德以自守匪我求童蒙

也二柔順與五相應艮為手有求之象童蒙求我也童蒙求我然後二以志應五志謂剛中也二為衆陰之主四陰皆求於二而志應者應五也震為草以手持草筮也筮占決也五動二應初筮告也初筮告者以剛中也不問而告與問一而告二皆非剛中矣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蒙塞極矣於是求達焉則一發而通通則不復塞矣此初筮所以告也六三六四不與二相應再三瀆瀆則不告也不

待其欲達隨其屢問而告之決之不一不知所從則必燕辟廢學褻其師訓瀆與黷同此以二三四爻言亨蒙之道也蒙自二至上體頤頤養也九二一爻自發蒙者言之剛中也然而未正故戒之以利貞自蒙者言之純一之德未發童蒙養之至於成德躋位乎中正則聖功成矣蓋學未至於聖未足謂之成德故夫子十五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虞翻曰

二志應五變得正而蒙已此以二五言利貞也在

卦氣為正月卦太玄凖之以童易傳

五峰胡氏曰太甲成王以幼沖未有所知而居君

位童蒙也伊尹周公以剛陽之才任顧托之重為

發蒙之主者也夫伊周非有求於太甲成王太甲

成王非伊周則无以保其尊位守其宗廟社稷故

匪我求童蒙乃童蒙求我也初筮告若伊尹於太

甲方其居憂之時即放之桐宫密邇先王其訓是

也若不決之於初待其聽政然後隨事之失而言其非則瀆蒙矣周公於成王自幼沖之中不順其意而行姑息之恩故左右侍御僕從即以正人爲之以檢束其行使幼而見正言聞正行亦不待其臨尊位然後因事一一以教之也是以太甲成王雖無過人之才而卒皆爲大賢者以伊尹周公能養其正於蒙有作聖之功此蒙之所以亨也夫當天子蒙蔽未發之時當發蒙之任負天下之責尚

不持正自信不疑則必有乘間投隙而起者矣故聖人又戒以利在於貞也惟貞然後足以弭奸邪窺伺之心厲忠賢進為之志事功可就而禍難不生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蒙山下有險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蒙亨以亨行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

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本義○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徳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看這

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无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要緊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而二與

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伊川說蒙亨髮髴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問蒙彖辭言蒙亨以亨行時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

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因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為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先生曰某作如此說却

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先生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曰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先生曰然○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反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

中有雷恐是後來又在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處亦有難理會者○或問蒙以養正聖功也曰蒙童之心純一而未發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在所以發其蒙者何如耳此養之以正則易進於德及其至處則聖人也_{並語錄}

廣漢張氏曰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可謂善矣若夫為不善則是為物誘而欲動非蒙之可與為不善也動則失其正矣_{南軒集答俞秀才問}

東萊呂氏曰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强告之必不能入矣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初筮

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
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一
故徑以全體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再
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
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
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
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而不告彼雖未
達其胸中天理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

將入於擬議億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並紀聞）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伊川先生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險而止蒙山下出泉蒙涵蓄而未發

也

廣平游氏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易說

龜山楊氏曰山下出泉泉之始達也萬折必東避礙而通諸海果行者取之盈科而進不舍晝夜育德者取之易說

兼山郭氏曰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已是或一道也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

禽獸居之寳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是以導之可以達材蓄之可以成己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其果行育德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有言蒙之爲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也雍曰山下出泉行之所以果行止之所以育德非以泉行而山止也蓋山下之泉必養其源然後決而爲江河君子必育德深厚然後可以果

行也其所以生利萬物者所謂達材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水在山下有源之水泉也山下出泉未有所之蒙也泉積盈科其進莫之能禦故君子果其行必育其德德者行之源育德者養源也果行則發而必至震為行乾剛為德坎水上為雲下為雨在山下為泉象其物宜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本義○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

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或說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先生曰亦好_{並語錄}

廣漢張氏曰番陽余端蒙請予名蒙齋至於再三予未有以言也它日因有感於果行育德之義乃為之辭曰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方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遏君子體之于

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澄源源曷已君子體之于以育徳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于中大本攸立惟敏于外達道攸飭内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于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 蒙齋銘 ○或問蒙山下出泉蒙程先生曰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此意最深水由地中行行其性也遇險而止而行

之性則未始止也若積盈則行矣故曰盈科而後進在人蒙昧之時而天命流行之理未始止也若果決其行涵養其明徳而至於盛乃養蒙之聖功也答曰象之義亦謂泉始出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穉未有所適貴于果行育徳充而達之也育徳之義尤當深體答俞秀才 並南軒集

東萊吕氏曰易傳曰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惟其未有所之故導之為江為海无所不可若

已有所之則必難回矣○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其所行養育其明德二者最難兼果決者多不能涵養涵養者多不能果決殊不知二者本並行而不相悖果決中自有涵養之理涵養中自有果決之理並紀聞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闇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之

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説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一无其字）非心則可以移風

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無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于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下賢居於坎陷然无所私系用心存公雖不能諭人於道以辨曲直正法可也善行法

者多説于任刑道非弘矣故以往吝故君子哀矜而勿喜也易説

藍田吕氏曰初六處蒙之初前遇陽明正性不流矣利用刑人有所斷也用説桎梏无所拘也不知自反而唯克以勝之術斯以往吝道也

廣平游氏曰蒙之初六發蒙而利用刑人何也葢民之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今欲發其蒙而示之以好惡則彼且不見利不勸

不威不懲誥令所不能加行義所不能率必欲以利誘之邪則爵无徳而禄无功愈非所以勸也故當小懲而大戒罰一以警百然後蒙者畏刑之將至相與從上之所好而避其所惡故其蒙可得而發也雖然有發蒙之志則刑人而為利矣苟惡其蒙而刑之不幾於不教而誅乎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法云者示之以好惡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弗達

非威之以刑莫之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蓋威之使從也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矣桎梏者所以禁切之使无妄適也吝則不復自新矣昔成王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告以敬明乃罰爲先商之餘民頑民也蒙而无知者也故所先如此至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世變風移矣故命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成王之誥康叔蓋利用刑人之意先王之施德刑非異也因時而已矣易說

蕭山郭氏曰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罟擭陷穽之可避凡以蒙故也故初則發之利用刑人乃所以為說桎梏之道也不能發之於初至於過而後擊之不亦晚乎謂以往者過也說者謂脫之則吝是一罹於刑終身不可弛也豈其然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罟擭陷穽之可避凡以蒙故也雍曰初六發蒙是使之知學問之可成也利用刑人是使之知陷

穽之可避也聖人懼民性之日遷故欲辨之于初也雖舜之刑期无刑不過於此豈非説桎梏之道哉不知此道而以往能无吝乎或以用刑爲發蒙之道疑聖人先刑後教非也發蒙所以教之也用刑所以輔教也此舜戒臯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聖人豈有先刑罰而後教化之理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六之動發蒙也蒙蔽之民不善其始至死於桎梏而不悔初六發蒙利用刑人此刑

人非恶之也以正法也於其始也正法以示之蒙蔽者知戒終不陷于刑辟用說桎梏之道也艮手震足交於坎水桎梏之象坎為律法也初六動而正正法也兑為刑殺兑見坎毁說桎梏也治蒙之初威之以刑然後漸知善道過此以往則吝矣卦言童蒙爻言刑人刑所以輔教也程傳曰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易傳

五峰胡氏曰大舜之有天下也先誅四凶孔子之執魯政也先誅少正卯唐太宗之起義兵也先誅高德儒葢時方蒙蔽未知好惡之所在惟先威之以刑則觀聽聳動而民知所從矣是謂去其不知所從之桎梏也雖然刑加于惡之尤者然後足以正法新民之耳目而施教化也若用之不正以及衆人則不足以得民心民茍免而无恥於治安之道為可吝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本義○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寛慢盖法當如此語錄

廣漢張氏曰或問蒙之初六利用刑人人之昏蒙不教而誅之可乎蓋人之不善始發而絶之則易為力待其已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曰童牛之牿元吉答曰此爻且詳玩伊川之説答俞秀才○南軒集

東萊呂氏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故始終皆以嚴易説○又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翦爪稍深則侵膚己丑課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伊川先生曰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為善也

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茍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_{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擇婦

而納之則吉○九二以下卦之中主卦德故曰子克家以子任家必剛柔得中乃濟不可嚴厲也並易說

上蔡謝氏曰易之蒙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蔽蒙不通者包之順從者納之而不拒子克家之道也舜不藏怒不宿怨包蒙也以愛兄之道來誠信而喜之納婦也語錄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陽居二陰之中含德而不用故曰包蒙婦從夫子從親者也以順為正故納婦

吉幹蠱无違言必稱親子克家者也

龜山楊氏曰无忿疾于頑包蒙也茍以是心至斯受之矣納婦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發蒙之任羣蒙資之以為明者也頑而疾之已甚則亂順而拒之遷善者沮非所以治蒙也故包蒙納婦吉婦者順而從我者也臣之任國事與子之治其家其道一也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為事舜則負罪引慝而已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此

舜之所以包蒙納婦而克家也使舜偽而為之則誠信不孚誠信不孚則剛柔不接以是而處頑傲之間欲其不格姦難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以剛中之德為治蒙之主所謂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也故雖昏愚之蒙包而容之柔道之善取而納之長幼之節不廢而君臣之倫不亂是雖為治蒙之主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吉也然包蒙者包衆蒙而為之主以陰陽

言之九夫道也六婦道也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
二子道也包蒙納婦必子克家而後吉苟无子道
獨能包而容之是為强僭不制之臣矣故二者皆
以克家為吉包蒙納婦剛克也子克家柔克也孟
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九二之謂乎剛柔接者
謂二之剛中上接於柔五之巽順下接於剛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柔也九二剛也五以柔接剛為
二所包含童有美而效之君臣道之正也二之吉

也故曰包蒙吉二以剛接柔為五所納艮男為夫巽女為婦婦有相成之道虛其中以納之君道之正五之吉也故曰納婦吉二在内為家坎為乾之子父有子而至於納婦子克荷其家者也九二而致其君虛中以納之非其道廣其施博積誠以包蒙能若是乎譬之子克家者也二不能包則五不肯納剛柔不接家道廢矣故曰子克家剛柔接也二為家何也曰二内也大夫之位大夫有家雜卦

曰家人內也傳易

五峰胡氏曰諸葛孔明執蜀政柄上有劉禪孱暗之君下有楊儀魏延昧於大體之屬北有薇欺天下竊命之魏東有不知天命稱尊之吳可謂蒙之世矣然孔明盡禮劉禪聽信无所嫌忤圓融儀延使各展其才力結好江東而不明其稱帝之罪志在北征亦必閉關息民然後用之其志大其量弘雖未能致其亨而有安强之吉矣廣開言路棄非

猶獘屩得是如珠玉孜孜盡下故事无不察奚无遺數納婦吉也豈有凶禍之及哉大臣事君猶子事父九二剛陽之才而六五柔順之君與之相應故雖居蒙世而有吉聖人舉而示人以近故云子克家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以剛陽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也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又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

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剛柔接指二五之應本義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舍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

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並易傳○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巳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巳巳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語錄

橫渠先生曰金夫二也不有躬履非正則不能固於一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不正不中流於邪者

也舍正應於上而近比於二行不順也金夫正也以不正而見于正故不有躬无攸利若斯之女勿用取也

龜山楊氏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不從正應而下從九二見金夫不有躬者也見金而悅從行不順矣婦人以順為正行不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二雖納婦非順而從之也何利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正之女舍應從二見利忘身

與貞不字者異矣何所利哉易於有應言婦无應
言女三舍應從二行不順矣稱女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蒙而不正之陰坎有伏離離目
為見上九不正下接六三成兊兊為少女取女也
艮少男夫也乾變為金見金夫也坤為身兊折之
為躬三之上不有躬坤為順三不正行不順无攸
利故戒以勿用取女取女貴正女正則家人吉六
三見利而悅不能自有其躬上九說之以利於德

爲不正於理爲不順取是女而欲正家是亦蒙矣

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行不順也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慎墨且行不謹於經意尤親切今當從之並本義○問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

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而今人平日好論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未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金夫不必解做剛夫并語錄

東萊呂氏曰蒙之六三為教者設戒也教者必擇

質美者然後可受如三之隂柔偏闇正應在上不能逺從近見九二為羣隂所歸舍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利而動棄其正匹見人之多金從之而不顧其身者也女而如此豈可復取人而如此豈可復教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豈非所以戒教者乎學者資質既弱必須親近賢者然後可以變弱為强苟如四之柔弱乃與二陽隔絶相逺是柔弱之人又與賢者相逺必終困於昏蒙而可吝矣

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豈非所以戒學者乎紀聞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于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于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于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陰資陽以為明六四之困蒙遠于陽故也陽實而陰虛實謂陽也不能親賢以發其蒙其困吝宜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上下遠於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没世不忘也困蒙何有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下遠於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雍曰遠於二剛无所

發蒙則困陽實而陰虛故稱遠實孟子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苟不好善則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而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亦自取之歟伊川以吝為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嗇而可鄙之意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實九二剛實發蒙之主二與五應三動而近二四獨遠之若動而應初則與二相

近四懐居不動獨遠于二介于不正无以發其蒙困不知學吝自取也二坎三動成兌澤无水困也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陽爲實何也曰陰消爲虛陽息爲實消息盈虛相爲去來消則降息則升實則滿虛則耗升者貴也降者賤也滿者富也耗者貧也陰陽相循禍福更纏故又爲貴賤貧富禍福之象太玄曰盛則入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无常又曰息與消糺貴與賤交禍至而福避

五峰胡氏曰漢元初立蕭望之以師傅下行端揆之職為發蒙之主史高與望之同受顧命位望之上為親近大臣以陰柔庸劣之才輔暗懦之君而暱比於恭顯閹宦不中正之人疎遠望之不與同心輔政於先帝付託之意豈不負哉是亦自遠於剛陽篤實之賢故有困蒙之吝耳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于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

可免矣獨遠實實協韻去聲本義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已也○舍已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願不信蒙之失正者也故蒙正如童

吉與夫彖之義同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居蒙之時在上居中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挾賢也苟有求焉有所挾則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於庶人君子所以俟之一也故惟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斯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夫是道也豈獨受學事師為然其微乃在於成德之序也順也者順於理也巽也者入於道也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然後知顔氏之子殆庶幾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順居尊下應九二學焉而後臣此童蒙之吉也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是也太甲克終允德高宗克邁乃訓皆順以巽之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少男童也五求於二成坤坤順也

二往資五成巽巽順也順則易從巽則易入順則樂告之以善道巽則優柔以開導之以此治蒙優於天下矣童蒙之吉也五君位成王求助之文乎易傳

五峰胡氏曰漢昭所以委政霍光者沖幼未明習國家事耳非天資愚蒙乃童蒙也以其童蒙而天性聰明故能上順先帝之志下任霍光之賢而燕蓋之謀不成篡弑之禍不作故為吉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本義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剛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利用禦寇上

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蒙暗犯寇禦之可也以剛明極顯而寇蒙暗則傷義而衆不率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羣蒙之主上下順以從之可以擊蒙者也蒙而怙終不可教也故至於擊蒙蒙之時明者勝而闇者不勝寇者在彼禦之者在我凡為寇者以闇寇明也彼蒙不發必來為

寇不利為寇者彼闇而物莫之助也利禦寇者我明而上下順也

廣平游氏曰蒙之上九擊蒙若齊之伐燕利其土地重器所謂為寇也若葛伯仇餉而湯往征之所謂禦寇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九蒙之極也以剛之才處之故至於擊蒙也然擊之以正其罪則禦寇也已甚而至於殘民則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為寇利禦寇若

有苗之昏迷而舜征之擊蒙而禦寇也孟子謂燕可伐而齊王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則是亦禦寇也而齊王遷其重器係累其子弟是乃為寇耳故諸侯將謀救之上下不順故也何利之有易說

蕪山郭氏曰上九下愚之不可移怙終之不可戒是以不得已而至於擊也師之毒天下猶曰民從之吉況於擊蒙乎故知其為上下順也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為寇也易為君

子謀不爲小人謀斯言至矣上下皆蒙故戒之如此上九非剛中之德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不利爲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爲寇也雍曰既利禦寇則彼來寇者不利明矣夫不能戒之於蚤終至於過而後擊之亦非特教之不正也葢有積惡不移之質如何枝滅耳者也上九剛過之才發蒙則暴包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衆蒙之害

上下得不順之乎易訛

漢上朱氏曰爲寇者九二也擊蒙禦寇者上九也坎爲盜體師盜用師寇也艮爲手擊也爲寇者利於蒙闇昏亂之時蒙極而解則是非定蒙昧明故曰不利爲寇上九乗其蒙解之時自上之三擊之坎毀成兌民悅而從之上下之情順也孟子謂取之而燕民悅也坤爲順故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易傳曰若舜征三苗周公誅三監禦寇也蒙屯之

反何也曰姤變者六復變者六遯變者十有二臨變者十有二否變者十有二泰變者十有二反復相變聖人所以酬酢也陸震亦曰卦有反合爻有升降所以明天人之際見盛衰之理焉易傳

五峰胡氏曰大舜之征苗文王之伐崇湯之放桀武王之伐紂皆以其昏蒙之極不得已故擊而去之耳若後世漢高之誅秦項漢宣之誅先零之類禦寇者也平城之兵馬邑之伏唐太宗之伐高麗

為寇者也禦寇者出於不得已故天人順之漢武為寇於四夷而望天下之人皆如卜式之順已其可得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上下順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本義○不利為寇只是要去害他

故戒之如此○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説是如何先生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説亦是然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説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便説深了則此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並語録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十九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賀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九

頣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乾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

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爾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易傳

兼山郭氏曰序卦云需者飲食之道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釆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如此而已至於蓼蕭廢則恩澤乖湛露廢則萬國離故需之為需豈曰小補之哉易傳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徳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而不陷而能俟時故有孚於光亨也訟需坎皆言有孚必然之理也又如未濟飲酒濡

首亦言有孚義同此易說

藍田呂氏曰需有所待而進也乾健欲進而險在前姑有所待終必濟也有所待者久則孚孚則光亨乾之用也利涉大川剛健乃濟也

白雲郭氏曰天地之大尚不能无所需以生萬物況人道乎有孚者充實之美也光亨者輝光之大也有是德衆之所需也需之亦以成是德也貞則吉需之道也利涉大川乾之健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蘇氏解需光亨曰光者物之神也此關子明之說也或問神曰日月在上其明在地夫日月之形其大如盤盂光之所燭被乎萬物非神乎蓋神難言也故以光形容之君子動而有光廣大无所不及故易言未光未光大者皆狹且陋也

叢說

新安朱氏曰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

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無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本義○問需卦大指先生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語録

東萊呂氏曰需乾下坎上以乾之健阻於坎險之下故需待而後進也然惟乾然後有所需非乾則素无所有將何所需乎○需利涉大川惟能需待所以審細瞻顧涉大川而無虞紀聞又曰易傳有孚則能光明而亨通己丑課程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賛之云其義不困窮矣○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貞正

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

需何所不利（易傳並）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正中履尊位而不疚故有孚

光亨貞吉有孚剛中也光亨大亨也充實而有光

輝之謂大則光斯大矣不曰大亨者以其有險而

剛不揜焉故曰光亨也夫剛健而上行乾道也險

在前而不進有需之義焉故曰需須也時行則行

時止則止而動與時偕天行也故險難在前而不

能陷其義不困窮矣以剛健之中需而後動則往无不濟矣故利涉大川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卦言之乾猶需於五以爻言之五猶需於物故曰需須也以乾之剛健其遇險也止於不險不困窮而已則險之為義大矣能无需乎有其德以待天下之需者九五也故言位乎天位以正中為需之主宜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需須也剛健上行遇險未動待時者

也故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坎險也陽陷於陰中陷也困者水在澤下也需自二而上有困反之象三陽剛而健能需以進動而不屈不陷于險善用剛健者也故曰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此以兩體言乎需也須以進者需有孚而後進也孚者已也孚之者人也豈能遽孚之哉需自大壯變大壯四陽同德四與五孚未進之時雖未得天位其德固已剛健有孚特道未彰爾及其自四而進則位

乎天位乃光亨也光坎離之象光亨者以貞吉也九五正中待物之須而不匱者唯正中乎故曰貞吉需道至於光亨位乎天位為須之主萬物需之貞吉也二者夫子之待價也五者天下之望成湯也此以二五言需之才也坎為大川自四之五往也乾剛須時而往何難不濟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於卦氣為二月故太玄準之以耎傒易傳

五峯胡氏曰文王雖有亹亹剛健之德既受命為

人之主矣若遂欲進定天下則紂之才猶足以有為惡未貫盈人心未盡散時未可以定也文王逡巡不進退處於西伯而紂在上險在前也文王以服事殷其忠信于上下其誠動于殘賊故得行其號令于諸侯天下化之而紂不以為嫌剛健而不陷豈有困窮哉有孚光亨貞吉此之謂也若文王中非有孚則不足以動商紂而至於以兵相加文王雖得天下是篡也非位乎天位中正之義矣惟

文王位乎天位中正而不過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徳其可謂至徳也已矣夫以天道處之何事不濟故曰利涉大川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需須也此以卦徳釋卦名義需有孚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本義○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承上文有孚光亨貞吉○福州韓某云險而能

忍則為需險而不能忍則為訟能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此是説卦對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它底又不然後世策士之言只説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並語録

東萊呂氏曰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待時故也惟剛健而有所需則无陷溺之患矣○又曰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已分工夫皆廢又非所謂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

妨做立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並易

說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伊川先生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為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一作養其心志所

謂居易以俟命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九五需于酒食貞吉未濟亦有孚于飲酒以陰在前无所施為唯于飲食而已易說

藍田呂氏曰雲上於天下必得澤飲食燕樂以歡待下上之澤也

廣平游氏曰雲上於天則澤將下流天下之所徯望也故有需之象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而人非飲

食不生則天下之所需莫急於飲食故需飲食之象而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求亦曰需于飲食而已然幅員之衆烏得人人而飲食之哉亦曰養賢以及萬民而已故君子飲食燕樂者大亨以養聖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爾忠臣嘉賓盡其心則小民不失職而人人厭所欲矣九五之所需孰大於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

以下治外而始於燕羣臣嘉賓者需之道也雍曰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朝夕之需也人无饑渇之害則飲食无需也屯蒙之後天下之所需者在君而君之所需者在賢雲上於天欲雨之象萬物之所需也飲食宴樂所以養賢膏澤將以及民亦天下之需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雲上於天蓄膏澤而未降須也君子蓄其才徳未施於用亦須也飲食以養其氣體燕

樂以養其心志居易俟命待時而動蓋需有飲食之道膏澤所以養萬物也坎為水兌為口為和說

易傳

新安朱氏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燕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本義○需待也以飲食燕樂謂更无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語錄

東萊吕氏曰君子以飲食燕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燕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无施不可以非口體之養而已也易說○需大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雲上於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燕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糵之託昏冥之逃者大異紀聞

又曰易傳云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

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于險故為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于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于遠而无過也○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于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

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静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能終身焉乃能用常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乾道以上行為常方需之時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為失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乾之剛猶有畏難之義則險其可犯哉初九遠於難者也故言于郊于郊不犯難矣勿以遠而妄動乃盡畏難之義是以利用恒无咎

可需則需不可需則勿需也可應則應不可應則不應也此需時用常之道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乾天際也四在內外之交曰郊五坎為險難初九正應六四而險難在前當守正不動以需其應不先時而動不犯難而上行故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風雷相與不失其正天地可久之道曰恒謂五變四動而交乎下也九五虛中以需六四屈已以下之如是應時之需則上下相與

可久而无咎陰之從陽地道之常也初九陽在下需六四之應而以巽行以上下言之未失常也九五剛健中正而曰犯難者非其應而往无因而至前志未通也或問利用恒也順以巽也乾道乃革也何取於卦也曰卦變也所謂之某卦也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

五峯胡氏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古之君子如伊尹之耕于有莘傅說之築于傅巖呂望之釣于渭濱皆待時于郊野曠遠之地不冒犯世患而求進者也其耕也其築也其釣也用常而已非有驚時異衆之行也故无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常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无動需于郊
則去險尚遠也利用恒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
行之事亦可為但能用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
咎矣不謂之守常而謂之用常此言亦可以意會
易說○又曰易傳云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
也志動則身郊而心市已丑課程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
有言以吉終也

伊川先生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漸近于險難雖未至于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于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于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寛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沙近水而不溺於水以其行在其中而不迫於險也其犯難淺矣故小有言終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沙近水近難也近之必不能无難故小有言剛明之才居柔守中小言之傷不為大損是以終吉欲无小言之懟則遠於郊而用常可也二雖不能遠于郊而以寛裕居中是雖有言而吉終也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其何傷於日月乎終吉之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坎為水二三兊為澤水往矣而其剛留于澤者剛鹵也二在澤中剛而柔沙之象沙近于險者也五不應二故二需之九二得中剛而能柔待時而動其動必以正積誠既久二五相合坎化為坤險難易而為平行矣需于沙而不妄動則平衍固在其中矣故曰需于沙衍在中也六四與五近而相得四見二不應而需之與已異趨小有言宜矣兊口為言也君子自守亦何傷哉夫子

不進猶不免于有言矧餘人乎二非終不進也動則正正則吉而兌毀雖小有言終无凶也故終吉象言以吉終者二之五以吉行故有終勉之也傳易

五峯胡氏曰孔子孟軻執其規矩凖繩周行于諸侯見可而進需于沙者也近于世難矣然孟軻志在天下後世非私巳也故不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或以微罪行或三宿而後出晝道廣徳弘其心甚大雖小有患害厄于陳蔡圍于匡人景子謂之

不敬尹士謂之干澤於孔孟乎何傷故當時諸侯敬之重之萬世之下尊之仰之以吉終者此之謂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衍寛意以寛居中不急進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九二去險漸近雖无大害亦有小虞幸而以九剛陽而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亦能

含垢忍辱而不較蓋寛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易說○又戴衍字序曰需之既濟曰需于沙孔子象之曰衍在中也天下之至險莫如水與泥際而泥復與沙際縣沙望水其險寖已遠矣屨深淖而並驚瀾雖從史使疾驅且不敢至於磧平如砥萬轡一馳獨能杞方奔之足於險未迫之時夫豈徒然哉是中非躁迫者所能駐舒徐容與久在此而不前殆必博大廣衍綽有餘地者也

易彖既言衍而繼以在中者將睎所居以占所養
鄉在南曰橘在北曰枳失其所在則名去之心不
在廣莫之鄉而強以衍自許疇諾之哉貌似
閒暇嗜利遑欲以蹈大險如晉之衍蓋辱其名
矣東萊文集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
敬慎不敗也
伊川先生曰泥逼于水也既進逼于險當致寇難之

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已進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已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需而迫于險則致寇自我矣然乾健

之極非險之所能陷故敬慎則不敗需而後動能慎者也若夫行險以徼倖雖有剛健之才能不敗者鮮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坎為險九三迫之災在外也于郊于沙于泥逺邇之象也剛健上行故曰自我致寇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于泥則有難矣不能于郊而于沙不能于沙而于泥則于泥之寇自我致之也災自外

來也敬慎而不敗者君子責己反身之道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何敗之有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敬慎也小人行險以徼倖鮮不敗矣然君子雖因接物而有敬而敬當在物先故坤之直內言存於物先也需之九三上六見於用以接物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水坤土水澤之際為泥九三剛健之極進逼于險已將陷矣需于泥也上六坎在外

為災故曰需於泥災在外也九三守正可也動則上六乘之坎為盜盜有戎兵寇也寇雖險我動不正而迫之已甚則至故曰致寇至上乘三成坤為輿坎為車多眚則敗也九三正而明能抑其剛健持之以敬慎而不動誰能敗哉敬者持其正也三四下有伏艮艮止也慎之象故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范滂李膺名冠天下激濁揚清進必

以其道濡于泥者也然時方多僻災在外也其氣剛其志鋭其行勁无所顧慮露其鋒刃欲以力除姦邪姦邪畏忌則思所以中傷之矣黨人禁錮豈无自而然哉皆自致之也若敬慎如陳寔雖中常侍張讓父葬亦往弔焉敬慎之至也及黨人被誅而名士因寔得免者甚衆使范滂李膺敬慎如此豈有誅死之敗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

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意聖人示人之意切矣本義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先生曰言象中本无此意所謂占外意也○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

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无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需于泥致寇至此爻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謹畏防則亦不至于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思患預防而不至于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三近坎之陰故有災謂之在外者九三是内卦之終逼近于坎之外卦也故曰災在外也易說○又曰災在外而我即之致寇非自彼也苟敬慎則何敗之有已丑課程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之質處于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于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于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

時不競于險難所以不至于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于險適足以致凶耳○四以陰柔居于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一作柔弱）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于時所以不至于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居陰不能禦強來則聽順而辟其路（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健上行非險之所能陷而四以陰

柔在前故需于血出自穴血陰傷也出自穴不安其所也陰雖不安其所而能順以聽則雖傷而不至于凶矣六四以柔居陰能順以聽者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陰柔之質處衆剛之上不能違而避之反出自穴是自求禍也故需于血然應於初九自上應下能順以退聽故雖傷而无凶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變坎為血九五大壯乾變故曰血坎為隱伏兌為口穴也六四處險者也據坎兌之

際三陽自下而進故曰出自穴六四安其位以一
陰礙之有險在前進退不可則陰陽必至于相傷
小人安險不傷不已故曰需于血為六四者不競
而順以聽之則善故曰需于血順以聽也惟順以
聽是以三陽出自穴而无違焉六四坤順也坎耳
聽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漢桓既誅梁冀拔黃瓊首居大位天
下想望異政瓊奏誅州郡貪汚者十餘人海內翕

然稱之是時宦豎充朝正人處乎其間倖倖之所必中傷也需于血者也夫瓊之心豈止于誅州郡貪汚而已哉肅清廷列乃其志也少須暇之耳及嬖寵益横瓊自度力不能制遂上䟽極言稱疾不起不敢安其位出自穴者也瓊雖言之然一言不聽則不據其位而不去力言之而不止以與嬖寵争也順聽時命委而去之雖其志壅遏不行傷于小人而无凶禍之及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本義○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于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語録

東萊呂氏曰六四以内卦觀之固厄于險而不得

進以外卦觀之又懼為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于三陽其傷可知幸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于血而已耳不然則大有傷也易說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所需必遂可謂吉矣○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五陽居至尊中正之位三陽上進志同情悅需于酒食以交歡也交歡之事以道相待非苟悅也

龜山楊氏曰需而至于位天位則險難既平无所事矣故需于酒食而已若既醉之詩是也然需于酒食而不以正則是自溺于荒腆耳能无凶乎故正乃吉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

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徳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雍曰飲食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以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需至于五陰已退聽難已獲濟位乎天位應天下之須坎震為酒兊口在下飲食之象

酒食所以養人者也故曰需于酒食九五為需之主應之以中正而已天下之需于五者无須不獲各足其量而止如飲酒者止于醉食者止于飽需者無窮應者不動故貞吉貞吉者以中而正也中則養之者不過過則應之有時而窮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坎震為酒何也曰震為禾稼麥為麴蘖東方穀也故東風至而酒湧易傳

新安朱氏曰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

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一爻在坎險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中必惶懼逼迫无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閒之地也此卦下體阻于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一爻入于險中而不害其為安閒人之所不可能

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伊川先生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于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

也上六旣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茍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凌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然能敬順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无所出故降入自穴恭以納之雖處極上不至於失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宜下而在上不當位也以柔順居之而不為險難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須之終處一卦之外遠于陽也與四異矣故入于穴穴陰所安也三陽需而進不速之客也陽方上行知敬而不為險難其吉宜矣若夫需道之終猶欲懷險以為難亦君子之所不容也能无凶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猶有需焉至於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是以入于穴也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其道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至于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雖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不足以進此雍曰上六據非其位不能退聽徒知入于

穴以避焉僅免夫需血自傷而已故曰未大失也

天道上行理之常來而敬之終无凶也夫需之時

天下如饑之需食渴之需飲也故于郊于沙于泥

出入于穴獨五安然是為需之主然水行需舟陸

行需車莫非需也卦特言其大者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需者訟之反三陽自外而入坎兊為

穴故曰入于穴客在外主人以辭速之曰吾子入

矣主人須矣九五需之主也三陽乾兊居西北之

位客也自外而入主人未應不速之客也三人者三爻也故曰不速之客三人來敬者持其正也上六九三當位而應九二初九不當位而不應君子固有至於是邦無上下之交者豈可以不速之客而不敬乎三陽同類也敬其一不敬其二則需之者所失大矣爻辭言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而象辭去其三人止曰不速之客來者為上六也上六於二於初為不當位也當位而應則得一人

不當位而兼應之則得三人自不當位言之則失也自得三人言之則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終吉者不失其正故吉卦體需也有所失人則失需之義矣卦四陽君子二陰小人於六四戒之以順聽於上六戒之以敬客君子得位則小人必得其所故為小人謀者如此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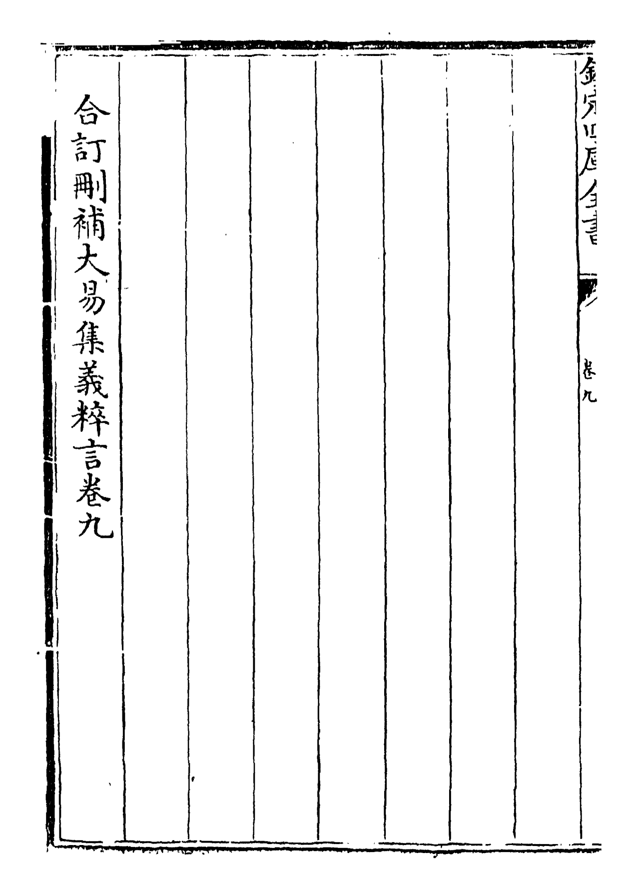
新安朱氏曰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

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本義

東萊吕氏曰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于穴然應于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客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曰終吉者即象之所謂未大失也

易說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九